

白族



THE CULTURE OF WORSHIPING
OF VILLAGE DEITY
OF BAI NATIONALITY

本主文化

杨政业 著

云南宗教文化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白族本主文化

杨政业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宗教文化研究丛书
杨学政 杨仲举 杨世光 主编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杨仲录

封面设计: 王玉辉

白族本主文化

杨政业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50000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ISBN 7-222-01524-8/G·159 定价: 3.9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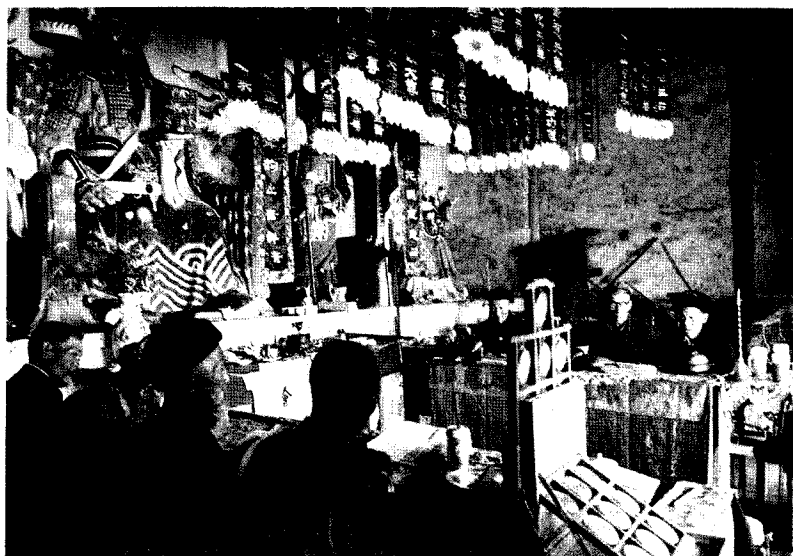
扛着万民伞迎本主

白族村民迎本主





村妇们路祭本主



白族男性在本主庙中举行“洞经会”



绕三灵活动中,男女共扶神树引队歌舞(古时由巫覡充任),祈雨求丰。神树象征村社和本主神,树上的葫芦象征繁衍和丰收



本主庙会全村盛宴宾客



大理凤仪赵氏村后山坡与早期本主有关的
原始宗教“谷乃尼”
大理呈庄本主庙神龛上的石头本主雕像



洱源梵僧男身观音



下关将军洞本主庙中的女身观音



剑川上兰新和村
本主庙祀神

本主庙常见的祀神大
黑天神(大理上湾桥)



本主庙常见的祀
神——财神

本主庙常见的祀神——
三霄圣母(生育神)





段宗榜——大理坝子的最高本主
神(大理庆洞村)



“白王”张乐进求——大理
大关邑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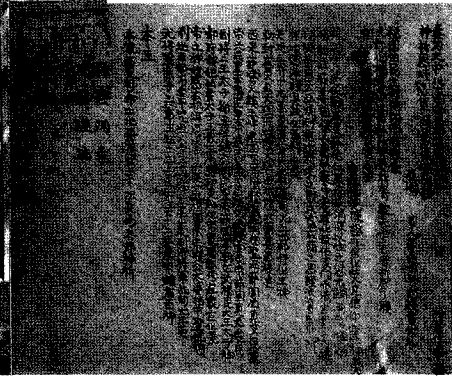
斩蟒英雄杜朝选——大理周城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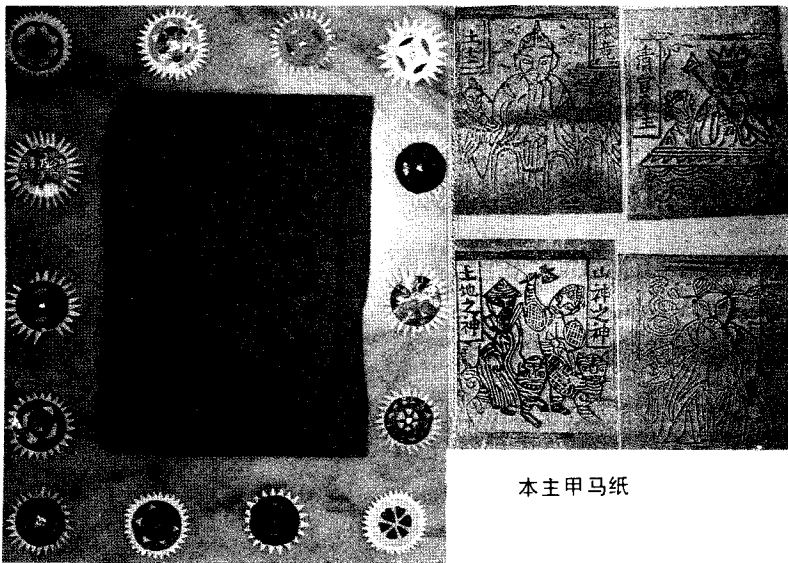
段思平——洱源马甲邑本主



祭祀本主的《本主疏》



大理大关县本主庙碑亭



本主甲马纸

请神甲马与绕三灵用的太阳膏



洱源马甲邑本主庙中的匾额



庙会、节庆演出用的村社戏台

编辑说明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个多宗教的国家；而云南是我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也是宗教类型最齐全、宗教现象最丰富的一个省。云南境内居住着 26 种民族，其中有 13 种民族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跨境而居。由于民族、地域、政治、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云南有丰富的原始宗教之形态，以及道教、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含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原始宗教与道教、佛教融合演变的民间宗教。云南是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交融混生、互为消长的“活化石”，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的“王国”。因而，不论是从比较宗教学，或是从宗教历史学、宗教现象学的角度来调查，云南宗教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外有许多学者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源头，我们对此不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但是，宗教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乃至科学知识；宗教是一种包容性最广的最复杂的文化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国宗教类型齐全、内容丰富，包容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更是包容、储藏、沉积我国少数民族丰富传统文化的“储藏库”。所以，继承和发扬我国多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调查研究我国各民族的各种宗教。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云南这块肥沃的宗教土壤进行了长期的辛勤耕耘，组织一批致力于云南宗教文化调

查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编写出版这套“云南宗教文化研究丛书”。本丛书旨在多角度、全方位、深入具体地发掘和展示云南具有丰富层次和断面的宗教文化，并进行细致的辨析和周密的论证，从而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弘扬祖国本土文化作出贡献。

世界宗教文化浩瀚如烟海，深幽似迷宫。我们深切感到，译介和借鉴外国著作固然必要，但发掘、解剖和发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根本，也更有价值。我们采用的是立足云南，脚踏实地，“从露珠看太阳”的研究方法，即重点调查研究云南宗教文化，并适当引伸域外异邦的宗教文化，从云南宗教文化这颗璀璨的露珠，映射出世界宗教文化的影貌。我们自揣这种探索和尝试是有意义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作者多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中除汉族以外，有藏族、白族、纳西族等，多数生长于云南，熟悉云南民族宗教，撰写的专著也是他们长期调查研究的成果。这套丛书并非鸿篇巨制，但能自慰的是具有丰富扎实的内容和显著的云南民族宗教文化的特色，资料新，观点新，文笔新，既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有可读性。读者阅读这些著作，将会感到自己走进了一个神秘的宗教王国，步入一个丰富多彩的知识和思想的宽阔天地，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启迪。总之，只要能对促进和繁荣中国宗教文化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本丛书因系初创，不足之处难免，谨望专家赐正。

编者 1990年12月

任继愈

“云南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序

“云南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出版，我为它的问世表示祝贺。

“丛书”的作者，都是中青年学者，他们都已经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这套丛书，是他们研究的新成果。他们生在云南，长在云南，熟悉当地情况，又经过多年艰苦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他们要我为它写一篇序，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并愿把个人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供参考。

记得在 1956 年，中央发动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普查。除西藏、台湾外，所有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派出有专家领导的调查队。有的地区本来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为了调查该地区的社会原始面貌，暂缓进行社会改革。这次调查取得了空前的收获。收获虽大，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因为调查重点放在记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宗教状况只作为民俗的一部分来安排，没有列为专项，考察不够详尽。

时间又过去三十多年，当年调查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生活现象，随着历史的前进，有的改变了，有的在消逝中，

这本是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对原始宗教的研究者来说，不免感到遗憾，甚至是一种损失。从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不但不是损失，而是国家前进的标志之一。

中华民族文化基础深厚，民族交融的机会多，国家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迅速走现代化的道路，正在有系统地扶植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普及科学。现代化进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撞击着千万年来原始宗教的陈迹。三十多年前，1956年调查时看到的某些宗教现象，现在有的已经看不到；有些熟悉原始宗教仪式和经典的宗教职业者，也逐渐凋谢，这都需要抢救才行。今天能见到的某些宗教现象，若干年后，能保存下来的只会更少，因为社会随时在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人类从没有宗教到产生宗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各个民族都经过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宗教意识笼罩着整个社会，其它社会意识都必须依附宗教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革命导师说，不研究宗教，就写不好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对于长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 and 思想的宗教，不能不管。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宗教研究发生兴趣，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值得鼓励。宗教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不过一百多年。

所谓研究，就是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待，客观地观察它、分析它，正确无私地评价它。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用历史唯物主义为工具来研究宗教的唯一方法。我们是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

由于立场观点不同，对宗教研究也有两种态度：一种

是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去研究；另一种是以崇拜、欣赏的态度去弘扬。研究宗教和弘扬宗教，都有一定的群众，这是人民的自由，不能用外力去干预。

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人们多半能接受；研究宗教是否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一部分人中好像还有争议。

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宗教的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宗教现实相结合。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解释清楚一两个实际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了贡献，说明的问题越多，贡献也越大。

云南研究社会科学的同志们不惮跋涉，不辞穷乡僻壤，深入社会调查，取得的成绩难能可贵。同时也希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描述性的科研逐步上升到规律性的探索。作为长远目标不断努力，其研究的成果不只充实宗教学本身，必将有助于加深对西南地区社会历史的理解。

1990年4月22日

序

马 曜

近年来我陆续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云南宗教研究》等一些学术研究刊物上读到杨政业撰写的关于研究白族本主神崇拜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观点鲜明，材料充实，说理透彻，引人注目。

现在，杨政业又进一步在对原本主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视野，广收材料，全面而系统地、多角度地对白族本主问题及其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和论述，撰写出专著《白族本主文化》一书。

众所周知，本主神的崇拜是白族特有的一种民族民间宗教信仰。它产生、形成的历史已十分久远，至今在广大白族地区仍保存许多本主庙，传说各异的本主神仍在民间受到人们的崇拜。本主崇拜和白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哲学等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白族本主崇拜的研究，不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问题。

关于白族本主的研究，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受到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我国著名学者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美国人类学家C·P·费茨杰罗德